

焦點評析

川普 2.0 對菲律賓與中國之南海衝突 可能帶來的影響

The Potential Impact of Trump 2.0 on the South China Sea Conflict between the Philippines and China

游雅雯 *Ya-Wen Yu*

國防大學國際安全研究所副教授

*Associate Professor of Graduat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一、前言

菲律賓與中國在南海島礁及海域主權問題上長期爭議不休，近年來更發生中方海警船與菲律賓軍方船隻激烈衝突及登船搶奪武器等事件。在小馬可仕（*Ferdinand Marcos Jr.*）於 2022 年就任菲律賓總統後，多次強烈抗議中國，認為其行為對菲律賓主權構成重大挑釁。此類事件加劇了菲中緊張關係，可能破壞東南亞地區的和平與穩定，因而引發國際社會的譴責與關切。

隨著菲中摩擦加劇，小馬可仕積極與美國溝通，希望獲得支持。2022 年，菲律賓新增四座軍事基地供美軍使用，增強美軍在該區域的掌控，同時提高菲律賓的防禦能力。菲律賓與美國定期舉行聯合軍事演習，包括「肩並肩」演習（*Balikatan*），涵蓋海陸空多個領域，提升雙方作戰及協同能力。

在小馬可仕執政期間，菲律賓從美國獲贈及購買武器系統、海軍艦艇及飛機，以增強海空軍應對南海衝突的能力。2024 年 11 月，菲律賓與美國簽署了軍事情報共享協議，深化情報共享、反恐及人道救援等合作關係。

在南海衝突持續期間，美國總統拜登（Joe Biden）公開表示，美國對菲律賓的防衛承諾「堅不可摧」，若中國在南海對菲律賓艦艇或飛機發動武裝攻擊，美國將依據美菲共同防禦條約行動。然而，2025 年 1 月 20 日，川普總統重返白宮，稱為「川普 2.0」。政策評論家關注川普 2.0 政府是否會繼續在南海議題中支持菲律賓。鑑此，本文將探討菲律賓在川普 2.0 外交政策背景下，如何調整對中國的應對策略，以平衡與美國的同盟關係及國家利益。本文將分為三個部分：一、中國近期在南海區域的行動及菲律賓的反應；二、美國及菲律賓在南海的國家利益異同；三、川普 2.0 對菲中南海衝突的回應及可能情境。

二、中國近期在南海區域的行動及菲律賓的反應

2024 年 3 月 24 日，中國海岸警衛船和海軍直升機接近正在桑迪凱（Sandy Cay）進行科學研究的菲律賓船隻，該沙洲位於鐵峙礁（Tiezhi Jiao）和渚碧礁（Subi Reef）之間。鐵峙礁由菲律賓實際控制，居住約 250 人；而渚碧礁是中國填海造陸的人工島嶼，設有軍用跑道、海港、雷達站和海洋觀測中心。菲律賓船隻被中國船隻及直升機迫使中止調查。中國海警稱菲律賓船隻未經許可進入中國水域並試圖登陸鐵峙礁，菲律賓海警則指責中國的行為是惡意騷擾。

2024 年 9 月，中國人民解放軍在黃岩島（Scarborough Shoal）附近進行海空巡邏。解放軍南部戰區聲明，中國將加強該區域海空控制，「堅決維護國家主權和安全」，以及「維護南中國海的和平與穩定」。菲律賓聲稱擁有位於其專屬經濟區的潘塔戈礁（Panatag Shoal）。小馬可仕總統要求中國停止在菲律賓海域的「侵略性和脅迫性」行為。

2025 年 1 月，中國海警 5901 巡邏艦（China Coast Guard 5901,

CCG-5901) 近期在菲律賓贊巴萊斯省 (Zambales province) 沿海活動，引起關注。該艦因其巨大的體型被稱為「怪物」(the Monster)，原本部署於南海，用於維護中國的主權。2022 年 12 月至 2023 年 1 月間，海警 5901 曾駐留於印尼附近的北納土納海 (North Natuna Sea)，該海域被印尼聲稱為其專屬經濟區，但中國也稱其為中國的專屬經濟海域。2024 年底至 2025 年初，菲律賓發現該艦進入其領海後提出抗議，中國則稱其行動為合法執法，因為該區屬於中菲爭議海域。由於海警 5901 靠近黃岩島、仁愛礁 (Second Thomas Shoal) 及菲律賓控制的中業島 (Thitu Island)，菲律賓認為這構成了恐嚇，違法侵入其專屬經濟區。

2025 年 2 月，中國編號 3301 和 3104 的船隻被發現距離呂宋島 (Luzon) 海岸約 34 海浬。菲律賓政府派遣飛機進行驅離廣播，並派出海警巡邏船加強在其專屬經濟區內的巡邏，以制止中國船隻的非法行為。菲律賓指出，中國船隻的「大膽且侵入性巡邏」意在正常化其對「10 段線」(10-dash-line) 海域的聲索，進而宣稱整個南海皆屬中國領土。

三、美國及菲律賓在南海之國家利益的異同

菲律賓在南海問題上的政策多次經歷重大轉變。2010 年至 2016 年，阿基諾總統 (Benigno Aquino III) 採取強硬立場，對抗中國在南海的擴張行為，並向常設仲裁法院提起訴訟，最終在 2016 年獲得有利裁決，明確菲律賓的主權聲索。然而，杜特蒂總統 (Rodrigo Duterte) 上任後，菲律賓立場顯著改變，選擇與中國發展更密切的雙邊關係，此策略被認為是為獲得中國經濟支持，儘管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對菲律賓專屬經濟區的海洋安全重視。

與此同時，美國在南海的政策也在不斷調整。拜登總統重申對菲律賓的盟友承諾，強調維護亞太地區的穩定和安全。然而，川普 2.0 政策以美國利益為優先，具有一定不確定性，可能影響菲律賓的戰略選擇。美國的

國家利益主要在於防止中國勢力在南海和東南亞的擴展，這一戰略目標使得美國需要持續加強與亞太地區盟友的關係。美菲同盟的穩定性至關重要，因為不僅涉及區域和平與穩定，也與全球戰略平衡息息相關。

對於菲律賓而言，維護國家安全和經濟利益是外交政策的核心。小馬可仕總統採取更加國際化的策略，積極與美國及其他東協國家合作，以多邊方式應對南海挑戰。這種策略不僅提升菲律賓在國際社會中的地位，也強化其作為負責任的國際成員的形象。通過強調國際法的重要性，菲律賓努力將南海問題框架化為國際議題，進一步增強其在國際談判中的籌碼。

美國與菲律賓在南海的共同利益主要集中在維護地區和平與穩定上。儘管雙方在具體策略上可能有所不同，但長期戰略目標上高度一致。這種一致性為雙方在面對中國擴張主義時提供合作基礎。菲律賓通過與美國及其他盟友的合作，不僅獲得必要的安全保障，也在經濟上獲得更多支持，對其國內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總體而言，菲律賓在南海政策的選擇反映了其在國際關係中尋求平衡的努力。小馬可仕政府策略在於建立和鞏固多邊關係，這不僅有助於應對當前挑戰，也為未來高層領導變更可能引發的政策轉變提供穩定性。這種政策體現了菲律賓對國際法的堅持，也展示了其作為國際秩序捍衛者的角色，對提升國際地位和影響力至關重要。通過這些努力，菲律賓不僅能在南海問題上發揮更大作用，還能在更廣泛的國際舞台上展現其外交智慧和戰略遠見。

四、川普 2.0 與菲中南海衝突的三種可能情境

在分析菲律賓與中國在南海衝突的可能情境時，我們必須考慮菲律賓與美國各自的核心國家利益及其外交政策的制定方式。這些因素將直接影響菲律賓如何應對中國的行動，以及可能出現的不同情境。

第一種情境是，若菲律賓的國內政策與美國的戰略利益相一致，兩國對中國的政策將趨於一致。在這種情況下，菲律賓和美國可能會加強同盟

關係，共同捍衛菲律賓在南海的主權與權益。例如，假設小馬可仕政府積極推動加強與美國的軍事合作，可能會促成更多的聯合軍演和軍事設備的部署。這種合作不僅能增強菲律賓的安全保障，還能確保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影響力得以延續。在此情境中，美國可能會提供更多的經濟援助與軍事資源，以確保菲律賓能夠有效應對來自中國的壓力，這將有助於維持地區的和平與穩定，並防止中國在南海的進一步擴張。

第二種情境是，美國與菲律賓之間可能出現理解上的分歧，導致不對稱的政策回應。根據 1951 年《共同防禦條約》的規定，美國有義務在菲律賓遭受武力攻擊時進行防禦，但這一承諾的執行可能因不同總統的政策取向和對中國的態度而變得模糊不清。舉例來說，如果美國在面對中國的強硬姿態時選擇保持距離，而菲律賓則感受到來自中國的直接威脅，菲律賓可能會單獨採取行動，這可能導致誤判和意外衝突的風險。如果菲律賓的行動失控，南海的衝突可能會迅速升級，導致地區局勢進一步緊張。這種情境下，菲律賓可能需要加強自身的軍事能力，並尋求與其他東協國家的合作，以減少對美國支持的依賴。

第三種情境是，川普 2.0 如果對中國採取強硬態度，但只關注美國自身的國家利益，而忽視菲律賓的需求，菲律賓將面臨外交政策上的困境。在這種情況下，美國可能將菲律賓視為與中國貿易和地緣政治博弈中的籌碼，而非平等的合作夥伴。舉例來說，如果美國在貿易談判中利用菲律賓的地理位置和戰略重要性來施壓中國，而菲律賓卻未能從中獲得實質利益，這將使菲律賓難以實現其外交政策目標，並可能削弱其在南海問題上的立場。面對這種情境，菲律賓需要謹慎應對，可能需要加強與其他國家的外交聯繫，並在多邊平台上尋求支持，以平衡與美國的合作和自身的主權利益。

總結來說，菲律賓在面對南海衝突時，需要靈活應對美國政策的變化，以及中國在地區內的不斷擴張。菲律賓的外交政策必須在確保國家安

全和經濟利益的同時，謹慎管理與美國和中國的關係。這要求菲律賓在國際舞台上展現出更多的外交智慧和戰略靈活性，以應對不斷變化的地緣政治格局。通過這種方式，菲律賓不僅能夠維護其在南海的權益，還能在國際社會中強化其地位和影響力。這樣的策略不僅有助於提升其在國際談判中的籌碼，還能確保其在地區衝突中不至於被邊緣化。

儘管面臨複雜的國際環境，菲律賓仍有機會通過靈活外交實現其長遠目標。這要求菲律賓在制定政策時考慮多元化的外交關係，強化與其他國家的聯繫，尤其是東南亞鄰國和其他全球大國。進一步加強與東協的合作，並在南海問題上尋求集體應對的方案，可以增強菲律賓的談判地位，讓其在面對中國的時候不再孤軍作戰。此外，菲律賓也可以利用國際法和國際組織的支持，爭取合法權益的保障。透過這些策略，菲律賓有機會在變動的地緣政治環境中，維持自身的國家利益，推動地區的穩定與繁榮。這不僅能夠促進菲律賓的國內發展，也為維護南海的和平與穩定貢獻力量。最終，菲律賓的靈活外交將成為其應對日益複雜的國際局勢的關鍵因素，使其在南海衝突中保持主動權。

責任編輯：蘇君璦